

# “新时代运动”视域中的文学研究管窥

——以村上春树文学研究为中心

◎ 王 静

**摘 要：**本文在对日本“新时代运动”展开多维度把握的基础上，分析了“新时代运动”发展的历史文脉以及“新时代运动”背后的思想文脉与村上春树文学不可分割的关系。村上春树文学诞生于“新时代运动”的萌芽期，介入 70 年代“新时代运动”的发展期，在 80 年代“新时代运动”的高潮中，村上春树书写了灵性圣地的反理性意义，同时拒绝了宗教对自我的回收。此外在“新时代运动”背后心理学思想关系的分析中，试图判明村上春树与荣格“一神论”心理学的拒绝以及与希尔曼、河合隼雄“多神论”心理学立场的共鸣。村上春树文学在“新时代运动”中既处于边缘位置又具有运动、变化的特性，这决定了村上春树文学对“新时代运动”的审视、反思与批判。

**关键词：**新时代运动 村上春树文学 后“宗教”心理学

## 引 言

“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为后现代宗教现象，运动始自 20 世纪 60 年代的欧美，80 年代于日本形成潮流继而对亚洲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时代运动”的精神不仅渗透到大众生活之中，也催生了各种新型宗教的产生，部分追求灵性的宗教走向极端，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我国出现的“唯灵论运动”等，都与该运动不无关系。对于宗教极端事件的频发，在宗教学、社会学等领域追根溯源，导致“新时代运动”不断受到关注和反思。“新时代运动”文化思潮也渗透到当代文学中，在国内外已出现相关研究，但尚属起步阶段。当代世界文学中广受读者欢迎的村上春树文学与“新时代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村上春树本人经历了“新时代运动”的萌芽、发展、高潮、问题化各个阶段，村上春树文学则对后现代宗教现象做出了持续的回应。本文旨在以村上春树作品为考察对象，论证通过村上春树文学讨论“新时代运动”的有效性以及以“新时代运动”为媒介再阐释村上春树文学的有效性，进而探讨“新时代运动”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方法和方向。

### 一、对日本“新时代运动”的多维度理解与研究

“新时代运动”传入日本之初，相关书籍被划分到“精神世界”范畴。<sup>①</sup>90 年代末宗教学

家岛茵进基于“新时代运动”和“精神世界”两个概念的重合以及各自的固有性,提出了新的概念“新灵性文化运动”<sup>②</sup>。考虑到日本“新灵性文化运动”与欧美“新时代运动”一脉相承以及该现象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本文采用“新时代运动”这一更具普遍性的概念展开讨论。

日本的“新时代运动”既吸纳了宗教、心理学等领域的理论思想,又渗透入文学、音乐、美术、精神治疗、生态运动、医疗终极关怀等多个领域,<sup>③</sup>是在精神层面和文化生活层面均产生广泛影响的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现象。全面把握“新时代运动”需要从多个维度展开梳理和分析。

从历史文脉看,日本“新时代运动”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嬉皮士文化,70年代在乌托邦共同体运动中得以发展,80年代形成文化潮流,90年代以奥姆真理教事件为起点凸显问题。从思想文脉看,“新时代运动”思潮源于“反近代”,吸纳了东方思想,具有东方学转向。此外正如岛茵进所说该运动是“在宗教与心理疗法的接点上展开的心理=宗教复合性运动”,<sup>④</sup>可以说宗教思想与心理学思想是“新时代运动”的发展基石,在此基础上“新时代运动”追求宗教意义上的意识突变以及深层心理层面上的高次元的自我实现。接下来从宗教和心理学两个方面展开对“新时代运动”思想文脉的梳理。

在宗教方面,正如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新时代运动”的乌尔里希·贝克所说,“新时代运动”是“宗教的个人化”带来的“宗教的回归现象”。<sup>⑤</sup>“新时代运动”吸收了印度密教、禅宗、东正教等以个人灵性觉醒为基础的宗教思想。“精神世界”领域内的书籍中不乏对这些宗教的介绍;在心理疗法以及身体技法中灵性觉醒被反复尝试和实践;灵性圣地也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关注和膜拜。“新时代运动”催生了个人灵性开发在当代宗教中的发展,70年代日本开始出现关心神秘现象和心灵开发的“新新宗教”。宗教学家西山茂指出,“新新宗教”强调大胆的灵术奇迹,由此推出反近代性的“非理性”主义;吸纳了灵性主义的灵学以及新科学(new science)。<sup>⑥</sup>岛茵进则指出“对神秘现象和心身变容的关心增大”,“心理统御法增强”,在这些方面“新新宗教”与“新灵性文化运动”有共通之处。<sup>⑦</sup>1995年制造了无差别杀人事件“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奥姆真理教则是在“新时代运动”潮流中成长起来的“新新宗教”的典型代表之一。

心理学方面,直接与“新时代运动”接轨的是“超个人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在心理学与心灵学之间构建桥梁”,“涉及对意识的非日常而神秘的超个人状态的认知、理解、实现”,主张指向超个人领域的精神统合。<sup>⑧</sup>“超个人心理学”之前又有“力动宗教心理学”中一系列心理学的历史积累与思想传承,从威廉·詹姆士到卡尔·荣格、弗洛姆等都探讨了宗教现象背后的心理性动因(无意识)的心理学。

通过以上多维度分析,可以看出“新时代运动”是以既有宗教思想(印度密教、禅宗、东正教等)和心理学思想(詹姆士、荣格等)为基盘,融合发展了灵性开发的各种方式与方法(心理疗法、身体技法的实践等文化现象),将灵性、心理学融入消费文化并延伸到“新新宗教”的社会现象。

那么关于“新时代运动”展开了怎样的研究呢?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学界“新时代运动”研究兴起,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宗教、社会学等领域。在日本学界,90年代岛茵进、

海野弘等人对“新时代运动”的流行和影响有了较为宏观的把握。随着极端宗教问题的出现,推动“新时代运动”的言论受到了重点关注,相关文化人也被问责、被批判为“灵性文化人”。此后关于“新时代运动”的研究逐步加深,堀江宗正、小木曾由佳等挖掘和探讨了该运动的思想背景。

在我国学界,出版了西方“新时代运动”研究相关译著,对“新时代运动”运动有宏观的介绍,叶舒宪教授的《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为前瞻性的研究著作,其他研究散见于期刊论文中。但是对日本“新时代运动”尚缺乏整体宏观的梳理和把握,更缺乏深入的分析。

宗教、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中“新时代运动”的研究起步较早,奠定了很好的研究基础。“新时代运动”与文学关系研究在近年兴起。海野弘、Gebhardt Lisette 等人的研究主要问责了文学作品对“新时代运动”文化思潮的利用和传播,批判了文学作品对“新时代运动”的推波助澜。Gebhardt Lisette 还关注到日本文学作品中灵性主义潮流和民族主义的结合,给予了有效批判。<sup>⑨</sup>

但不可否认的是,既有研究忽略了“新时代运动”与文学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确实“新时代运动”渗透广泛、影响深远,不少艺术作品与“新时代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且不乏共振之处。但是对于“新时代运动”的功与过尚存在分歧,与“新时代运动”背后的思想共鸣、共振的艺术作品自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此外由于作家的独特性思维以及时代的发展变化,文学作品中又出现了“新时代运动”的冷静审视、批判以及反思。“新时代运动”与文学作品的关系研究既需要抽丝剥茧的细致分析,又需要敏锐捕捉到作家变化的运动性视点。村上春树作品和“新时代运动”的关系具有多元和运动的特征,可以作为典型的研究案例。

## 二、日本“新时代运动”的历史文脉与村上春树文学的关系

能否通过村上春树文学讨论“新时代运动”?能否以“新时代运动”为媒介对村上春树文学展开新的阐释?本节着眼于日本“新时代运动”的历史文脉,结合既有研究回答这两个问题。

从历史文脉来看,60年代末嬉皮士文化中“新时代运动”的萌芽、70年代乌托邦共同体运动中“新时代运动”的发展、80年代形成的“新时代运动”潮流,都与村上春树本人及其作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的学生运动和嬉皮士文化潮流并存,在学生运动失败的背景之下,部分左翼人士和学生吸收了嬉皮士文化,追求无意识的解放,甚至向宗教文化倾斜。村上春树本人经历了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接受了嬉皮士文化的洗礼,见证了“新时代运动”的兴起。1979年村上春树通过作品《且听风吟》登上文坛,在该作品中与嬉皮士文化相关的书籍、人物纷纷登场。不止该作品,早期的三部曲等多部作品对嬉皮士文化都有所书写,可以说村上春树文学诞生于“新时代运动”萌芽期的孕育之中。但由于采取虚化描写的策略,学生运动、嬉皮士文化的背景只是作为点缀性内容闪现于文中,这些重要的社会文本的叙事意义被忽视,早期的村上春树文学被柄谷行人、大江健三郎等批判为迎合了

消费主义的虚无文学。

这些评价影响深远,但村上早期作品和“新时代运动”萌芽期的关系至今尚未得到有效的挖掘。

70年代新左翼人士投身于乌托邦共同体(commune)建设之中,乌托邦共同体运动的发展和“新时代运动”有着紧密的历史连续性,乌托邦共同体的实践者和拥护者中产生了推动“新时代运动”的先驱者。虽然尚没有资料能够证实村上春树参与过70年代的乌托邦共同体实践,但在《挪威的森林》和《1Q84》中对乌托邦共同体皆有详尽的描写,并且成为推动小说发展的主要机制。参与过70年代乌托邦共同体“山岸会”的宗教研究学者岛田裕己在《1Q84》论中,评论村上描写乌托邦共同体的观点是内部观点,感叹“说村上在‘山岸会’生活过也不为过”。<sup>⑩</sup>通过作品中的细致描写可以说,村上春树非常熟悉70年代的乌托邦共同体运动,甚至有可能是乌托邦共同体实践者的一员。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村上春树前期作品《挪威的森林》中所描写的“阿美寮”与后期作品《1Q84》中所描写的“高岛塾”和“先驱”,虽然都是乌托邦共同体,但叙事的侧重点有很大的不同。“阿美寮”并没有重点描写乌托邦共同体运动中对意识变革的追求或宗教倾向等与“新时代运动”相关的内容。奥姆真理教事件之后的《1Q84》,则通过“高岛塾”到“先驱”的发展过程书写了农业乌托邦共同体到宗教乌托邦共同体的转变。以上两部作品是“新时代运动”的不在场到在场的转变,既反映了作家在80年代尚没有聚焦于“新时代运动”中危险因素的时代局限性,也反映了作家在奥姆真理教事件之后对“新时代运动”的再审视与深刻反思。

80年代日本“新时代运动”进入高潮阶段,“精神世界”“灵性”成为时代的关键词,对灵性的追求渗透到媒体和大众消费领域中。其中代表性的行为之一是灵性圣地巡礼。村上春树作品《雨天炎天》中描写的阿索斯正是当时被年轻人膜拜的灵性宗教圣地之一。既有研究完全忽略了“新时代运动”与该作品的关系。以该作品为切入点,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村上春树如何卷入了那般“新时代运动”的场域,还可以把握到村上春树对“新时代运动”持有的态度以及在“新时代运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拙作「聖と俗のせめぎ合い——村上春樹のアトス巡礼記「アトス—神様のリアル・ワールド」論」(圣与俗的抗拮——村上春树阿索斯巡礼记《阿索斯——神的现实世界》论)通过导入社会文本“新时代运动”剖析了村上春树的立场和新灵性文化运动的根本不同。<sup>⑪</sup>“新时代运动”通过灵性宗教思想以及心理学思想的借用,主张追求大我、圣我,其中蕴含的是圣与俗的分裂,善与恶的分裂。而村上春树在该作品中书写了阿索斯修道院共同体规则的不稳定性和修道僧人的多样性,反映的是圣与俗、恶与善的密切关联。这正是村上春树的文学立场区别于“新时代运动”之处。但不可否定的是这一阶段的村上春树并没有明确意识到灵性追求所蕴含的巨大危险,他一方面被反理性的东方神秘所吸引,另一方面拒绝俗的自我、小的自我被阿索斯的宗教性所回收,真正直面“新时代运动”的问题是在奥姆真理教事件之后。

20世纪90年代,村上春树见证了1995年日本发生的“新新宗教”无差别杀人事件奥姆真理教事件。该事件后,村上春树花费三年时间采访了多名奥姆真理教的信徒和受害者,并将采访内容汇集于《地下1》《地下2——约定的场所》两部作品中。村上春树对该事

件的参与,不但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而且为研究当代日本宗教问题以及“新时代运动”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言论资料。此外,该事件前后村上春树与荣格派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多次展开对谈,探讨了当代宗教问题以及由宗教引发的善恶伦理问题,并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对抗宗教原理主义的文学叙事模式。

但如上文所述,90年代奥姆真理教事件发生后,问责灵性知识分子的声音高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河合隼雄被简单划分为灵性知识分子,而由于和河合隼雄的亲密关系及其作品中描写的超常现象,村上春树也被简单划分为“新时代运动”的推动者。<sup>⑩</sup>奥姆真理教事件后,村上春树虽然明确表达了对“新时代运动”问题的关切,提出了对抗原理主义的叙事模式并实践到后期作品中。但由于后期作品的叙事策略超越了既有的二元批判模式,《1Q84》等作品并未得到研究界的充分理解,黑古一夫、岛田裕己等学者批判村上春树作品被极端宗教伦理所回收。村上春树则高调表明了和河合隼雄共鸣共振的用意何在?后期作品中的无意识书写与“新时代运动”思想源流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尚没有得到有效的解释。

要想准确定位村上春树作品与“新时代运动”的关系,阐释村上春树后期作品对原理主义叙事模式的对抗,“新时代运动”背后的心理学可以作为研究村上春树作品与“新时代运动”关系的重要维度,村上春树及其作品与荣格、河合隼雄等心理学家思想的关系无疑是重要的切入口。

### 三、日本“新时代运动”的思想文脉与村上春树文学的关系

在探讨村上春树与“新时代运动”背后的心理学关系之前,首先需要整理心理学和“新时代运动”的关系,既有研究显然存在着分歧,出现了承接性视点和差异性视点。首先有研究者主张,19世纪灵性主义时代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和卡尔·荣格对“新时代运动”具有推动作用。詹姆士从心理学角度将宗教定义为个人经验;荣格则主张自我“内面神”的觉醒。日本宗教学者大田俊宽认为詹姆士和荣格的心理学与80年代宗教性的兴起有着承接性关系,批判詹姆士和荣格的心理学是日本“新新宗教”奥姆真理教的思想源头之一。大田俊宽指出,“将个体内部产生的神秘现象作为宗教核心”的詹姆士的浪漫主义宗教论,“通过无数的新兴宗教以及荣格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等运动发展下来”。<sup>⑪</sup>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强调“超个人心理学”出现之前的宗教心理学和“新时代运动”的不同之处。宗教心理学家堀江宗正将两者区分开来,把“超个人心理学”命名为“宗教‘的’心理学”,把“超个人心理学”之前的“力动宗教心理学”——从詹姆士到荣格、弗洛姆等探讨宗教现象背后的心理性动因(无意识)的心理学——称为“后‘宗教’心理学”。<sup>⑫</sup>堀江宗正指出詹姆士、荣格等人的“后‘宗教’心理学”虽然产生于“原始宗教—民众宗教—多灵主义心理学—当代治愈系运动”系谱,但与该系谱保持了距离。<sup>⑬</sup>堀江划清了詹姆士、荣格心理学为代表的“力动宗教心理学”与“超个人心理学”的界限,赋詹姆士、荣格心理学多元意义。

堀江宗正的研究以20世纪70年代前的心理学家为研究对象,并没有将70年代后出

现的后荣格派心理学家詹姆士·希尔曼、河合隼雄等放入研究范围。但不可否认后荣格派希尔曼、河合隼雄的思想是对荣格学说的继承,也可以放入“后‘宗教’心理学思想运动”的范畴之内。希尔曼将灵魂的活动这一内在体验理解为宗教体验,力说呵护灵魂的重要性。<sup>⑥</sup>河合隼雄则援引荣格对宗教的定义,认为持续观察压倒性的强大力量的体验可以称之为宗教,心理学家的工作也正是这样的对内心的持续观察。<sup>⑦</sup>

在“新时代运动”背后的心理学系谱上出现的河合隼雄对于村上春树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村上春树与河合隼雄多次展开对谈,村上春树毫不隐讳与河合隼雄之间的强烈共鸣。两者的互动可以说是“新时代运动”背景之下的心理学家与文学家的互动。堀江宗正的研究提醒我们并不能将“后‘宗教’的心理学”与“新时代运动”思想运动画上等号,对心理学思想和“新时代运动”的关系定位需要细致的考证。

希尔曼、河合隼雄对荣格的思想都有所继承,但重要的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两者都明确提出了对荣格思想的批判。荣格区分了“自我”和“自性”(self),主张通过“个性化过程”实现从“自我”到“自性”的统合。希尔曼对此评论道“统一、统合以及个性化是对多数性、多样性的压迫”,并批判荣格心理学最终抵达的是“自性的一神教”。<sup>⑧</sup>河合隼雄多次著文表示赞同,分析阐释了荣格心理学的一神论构造。由此可见,希尔曼、河合隼雄的思想与“新时代运动”的关系不能简单归结于推动作用,河合隼雄在“新时代运动”的高潮期对该运动既表达了强烈关心,也表明了自身立场与“新时代运动”核心思想的根本不同。

关于村上春树作品与荣格思想的关系,由于村上春树明确表示关注深层无意识,并在多部作品中用文学语言探索了深层无意识,描绘了深层无意识的微妙变化。很多研究者关注到村上春树作品与荣格思想的相近。确实村上春树对深层无意识的关注以及对个人“阴影”(shadow)的关注与荣格的思想有共通之处,但是更需要注意到村上春树与荣格的不同之处。村上春树明确表达自己与河合隼雄的共通与共鸣,另一方面在奥姆真理教事件之后与河合隼雄的对谈、《1Q84》之后的访谈以及河合隼雄去世之后的特别寄稿中多次表示没有读过荣格的作品,强调自己没有接受荣格的思想。<sup>⑨</sup>

那么如何理解村上春树与荣格的关系?希尔曼、河合隼雄提出的“一神论心理学”“多神论心理学”的差异给我们重要的启示。希尔曼指出“当代心理学中最根本的观念纠葛是‘选择多神论还是一神论’”这一问题,并主张要建立多神论心理学以克服重视“自性”统合的荣格一神论思想的界限。<sup>⑩</sup>河合隼雄阐释希尔曼的多神论是“将‘自性’置换为‘魂’,由此将内心作为不可解释的复杂存在,尽力探寻其细部,并保护之肯定之”。河合隼雄还进一步结合自身从事的心理治疗指出:“心理治疗师的本质在于,将魂置于暧昧性之中,不裁定明确的发展阶段,不考虑最高(最终)的境界,仅仅选择持续地摸索、探寻的过程”。<sup>⑪</sup>

村上春树文学正是呼应了多神论心理学,拒绝“自性”统合,反复探寻深层无意识的复杂世界的文学。从奥姆真理教事件之后创作的短篇小说《神的孩子全跳舞》到《1Q84》再到新作品《骑士团长杀人事件》无不采取了这样的写作写法。《神的孩子全跳舞》中每个短篇都揭示了登场人物深层无意识的一角,使得读者伴随登场人物不得不凝视内心中的阴影或是暴力。但是虽然反复书写对无意识的凝视,并没有描写人物的“自性”统合以及此后的安定感。登场人物的内心世界如何发展是未知的,他们的未来世界也是未知的。

《1Q84》中青豆与天吾在逃离“1Q84”的世界之后并没有回到“1984”，而是面临第三个未知世界。在通过肖像画浮现个人心理阴影以及暴力的《骑士团长杀人事件》中，代表主人公的阴暗面的画作《白色斯巴鲁男人》到最后也未能完成，可以说在故事结尾揭示了个体深层无意识探知的不可完成性。

由此可见，村上春树文学与“新时代运动”背后的心理学思想既有共通之处又有根本性差异。如果说奥姆真理教的宗教观利用了个人对深层无意识开发的一神论式渴望，那么村上春树文学则是潜入同一纬度的对抗，是对深层无意识认知进行的充满多样性与开放性的重塑。这样的重塑与河合隼雄的心理学思想以及他所实践的心理学疗法之间形成了共振。

## 结 语

综上所述，村上春树的经历以及村上春树作品和“新时代运动”的萌芽、发展、高潮以及问题化都有关联，因而村上作品能够成为探讨“新时代运动”的有效媒介。同时在村上春树研究中，“新时代运动”的历史文脉、思想文脉与村上春树作品的密切关联并未得到深度挖掘，“新时代运动”能够成为再阐释村上春树文学的有效媒介。通过以上对“新时代运动”场域中村上春树文学研究的管窥，对于“新时代运动”与文学关系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需要重视“新时代运动”的历史文脉。探讨文学作品和“新时代运动”的关联，需要关注的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的高潮期，还要重视和“新时代运动”前史的关联，即与60年代萌芽时期的嬉皮士文化以及70年代发展时期的乌托邦共同体运动的关联。

第二，需要重视文学作品的历时性变化。“新时代运动”从萌芽到高潮再到爆发问题，历经40余年，带来的宗教性问题也持续存在。探讨“新时代运动”与作品的关系，需要着眼于变化，关注作家及其作品在“新时代运动”场域中从中心到边缘的移动。既要看到作家与“新时代运动”的共鸣以及时代局限性，又要捕捉到作家对“新时代运动”的再审视与反思。

第三，需要重视“新时代运动”的思想文脉的多义性。“后‘宗教’的心理学”可以作为讨论文学作品与“新时代运动”关系的重要维度。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内涵与“新时代运动”背后的宗教以及心理学思想产生了相吸还是相斥，需要加深对“后‘宗教’心理学”的理解，厘清“新时代运动”背后的思想图式。

### 注释：

① “精神世界”概念的使用出现在70年代后半，1980年代前半“精神世界”在书店成为常设书籍类别，90年代前半以后“精神世界”的导读书物出版，读者稳定下来。（参见伊藤雅之：『现代社会とスピリチュアリティ——現代人の宗教意識の社会学的探究』，溪水社2003年版，第3-4页）

② 该概念涵盖了“新时代运动”“精神世界”以及组织性较弱的“新新宗教”。島菌進：『精神世界のゆくえ——現代世界と新靈性運動』，東京堂出版1996年版。

③⑧ 海野弘：『世紀末シンドローム——ニューエイジの光と闇』，新曜社 1998 年版，第 16 頁、第 209 頁。

④ 島藺進：『精神世界のゆくえ——現代世界と新靈性運動』，東京堂出版 1996 年版，第 200 頁。

⑤ ウルリッヒ・ベック：『〈私〉だけの神——平和と暴力のはざまにある宗教』鈴木直訳，岩波書店 2011 年版，第 31 頁。

⑥ 西山茂：「戦後新宗教の変容と新新宗教の台頭」『宗務時報』(73)，1986 年 8 月，第 6 頁。

⑦ 島藺進：『新新宗教と宗教ブーム』，岩波書店 1992 年版，第 8-9 頁。

⑨ リゼット・ゲーバルト『現代日本のスピリチュアリティ——文学・思想にみる新靈性文化』深澤英隆・飛鳥井雅友訳，岩波書店 2013 年版。

⑩ 島田裕巳：「村上春樹『1Q84』——なぜヤマギシ会がモデルなのか」、『小説 tripper』2009 年版，第 370 頁。

⑪ 王静：「聖と俗のせめぎ合い——村上春樹のアトス巡礼記「アトスー神様のリアル・ワールド」論」、『JunCture 超域的日本文化研究』第 8 号，2017 年 4 月，第 152-162 頁。

⑫ 散见于海野弘、羽鳥徹哉、Gebhardt Lisette 的论著中。海野弘：『世紀末シンドローム——ニューエイジの光と闇』，新曜社 1998 年版，第 200 頁。羽鳥徹哉：「「ねじまき鳥クロニクル」の分析——超能力の現代的意味」、『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40(4)，1995 年 3 月，第 69 頁。リゼット・ゲーバルト『現代日本のスピリチュアリティ——文学・思想にみる新靈性文化』深澤英隆・飛鳥井雅友訳，岩波書店 2013 年版，第 304 頁。

⑬ 大田俊寛：『宗教学——ブックガイドシリーズ基本の 30 冊』，人文書院 2015 年版，第 149 頁。

⑭⑮ 堀江宗正：『歴史のなかの宗教心理学その思想形成と布置』，岩波書店 2009 年版，第 386 頁。“宗教‘的’心理学”原文：“宗教‘的’心理学”。“后‘宗教’心理学思想运动”原文：“ポスト「宗教」の心理学”。

⑯ 希尔曼关于灵魂的著书：『内的世界への探求——心理学と宗教(ユング心理学選書)』(樋口和彦訳、創元社 1990 年版)，『魂のコード——心のとびらをひらく』(鏡リュウジ訳、河出书房新社 1998 年版)，『世界に宿る魂——思考する心臓』(浜野清志訳、人文書院 1999 年版)等。

⑰ 河合隼雄：「日本の土を踏んだ神——遠藤周作の文学と宗教」、『三田文學』77(52)，1998 年 2 月，第 148 頁。

⑱⑳ ジェームス・ヒルマン：「心理学——一神論的か多神論的か」、『甦る神々——新しい多神論』デイヴィッド・L・ミラー、桑原知子・高石恭子訳、春秋社 1991 年版，第 169 頁。

㉑ 村上春樹：「解題『約束された場所で』」『村上春樹、河合隼雄に合いにくい』、『村上春樹全作品 1990—2000』⑦，講談社 2003 年版，第 391 頁。「村上春樹ロングインタビュー」、『考える人』，新潮社，2010 年 8 月，第 27 頁。村上春樹：「魂のいちばん深いところ——河合隼雄先生の思い出」、『考える人』，新潮社 2013 年夏号，第 106 頁。

㉒ 河合隼雄：『宗教と科学の接点』，岩波書店 1986 年版，第 130 頁。

(王静，女，1985 年 10 月，徐州人，文学博士学位，江苏师范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日本文学)